



套中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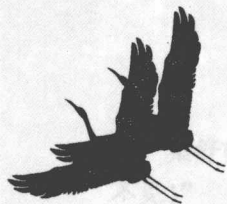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一个原本**无事**的女人，为渺茫的幸福，
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沉重**的代价……

翘楚
著

死亡之夜，揭开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圈套**。
亲情和爱情都被这个圈套逼得无路可逃

中国华侨出版社



道

长篇小说
翹楚 著

中

道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套中套/翹楚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113-0040-9

I. 套… II. 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7879 号

●套中套

著 者/翹 楚

策 划/刘凤珍

责任编辑/刘凤珍

责任校对/志 刚

装帧设计/木鱼书籍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18 字数 250 千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0040-9

定 价/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录

- 第一章 死亡之夜 / 001
- 第二章 夺妻之仇 / 015
- 第三章 单身女人 / 025
- 第四章 阴谋绑架 / 046
- 第五章 女貌郎才 / 053
- 第六章 谁嫌疑最大 / 067
- 第七章 爱与哀愁 / 079
- 第八章 成功突袭 / 089
- 第九章 一个猛料 / 104
- 第十章 心事难诉 / 115
- 第十一章 两情相伤 / 128
- 第十二章 失散的儿子 / 140
- 第十三章 意外情况 / 165
- 第十四章 两个母亲 / 179
- 第十五章 温柔的疑凶 / 193
- 第十六章 蹉跎岁月 / 208
- 第十七章 父母的秘密 / 219
- 第十八章 迷雾重重 / 232
- 第十九章 残酷的现实 / 247
- 第二十章 凶手现身 / 263
- 第二十一章 爱的圈套 / 272

套中套

长篇小说
TAOZHONGTAO



第一章 死亡之夜

这是一个月圆之夜，月白风清。一个中年男人，死在位于京西黄金地段一家名叫“名仕商务俱乐部”的包间里。

这位男子四十七八、体态偏胖，从衣着质料来看，应该属于高消费那一阶层。他呈跪式趴着，血从他的身下流出一大片，浸透了暗花浮动的地毯。他双眼直瞪、表情诧异，仿佛完全没有料到这个结果。法医判定是被人一刀插入心脏，导致心脏缺血而死。

在西方传说里，月圆之夜是死亡之夜、凶险之夜，狼人出洞，吸血鬼显形。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也证明，月圆之夜，犯罪率会大幅提高，月白风清中，不吉之事不晓得在哪里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了。

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判断，死亡时间只有短短的两个小时。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只在他贴身的衬衣上兜里，发现了一张写着字的小纸片，但纸片上的字迹已经被血泡得模糊不清了，只能大致猜出上面是一个三字人名和一组电话号码，另有一张名片，上面依稀写着一个名字叫李江。

朱迟鸣仔细勘查过现场后凝眉深思。他二十来岁，相当年轻。虽然身着便衣，可身材高大英武，睿智中透着冷峻，仍然能让人一眼就判断出他警察的身份。带血的纸条，已经送技术部复原去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朱迟鸣办事讲究效率，这段时间他一点也没闲着。

名仕俱乐部总经理秘书吴明慧被找来了。之所以把案发时并不在场的吴明慧请来了解情况，是因为总经理康乔还在医院里抢救。昨晚有一帮歹徒冲进名仕俱乐部把他给打了，而且打得不轻。名仕俱乐部也有许多保安和服务员，据说双方曾进行过一场恶斗，伤者无数。处理打斗事件的民警是在平息了骚乱之后才发现死者的，本来他们以为死者不是名仕的就是闹事者，可奇怪的是，双方都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那么，他是谁呢？

又是谁对他下此毒手呢？

吴明慧二十出头，衣着时髦俏丽、面目可人。她睁着一双受惊的大眼睛，略为不安地走近朱迟鸣。看见这样一个女孩子朱迟鸣不觉眼前一亮。看过死者照片后，吴明慧苍白着脸肯定地说，昨晚大约十点左右，她在俱乐部停车场旁边看见过死者。对于朱迟鸣来说，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吴明慧

说当时死者正和一个女人小声地争吵着什么。

“那个女的头上缠着一条黑色的丝巾，脸上还戴着一个大墨镜，多大年龄什么长相一点也看不清，好像故意不想让人认出的样子。”

“争吵什么你听见了吗？”

“没有。因为离得远，但我看见，那男的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给那女的看，看了之后，女的显得很愤怒，她马上就把照片撕碎了扔在地上，男的本来已经把照片捡起来了，可不知为什么又把碎片扔回地上去了。女的似乎受了强烈的刺激，看了照片之后就站在那儿发呆，后来就被男的连拉带哄地带进了我们俱乐部。”

“当时你在干什么？”

“在停车。我前几天才刚拿了车本儿，要想把车稳稳当当停在一个两边都有车的车位里特别费劲。所以，停好车以后，我想喘口气儿歇歇，这时候，就无意间看到他们了。”吴明慧忍不住感慨地说，“我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会碰到谋杀案这样的事，如果早知道这男的会死，我一定会仔细观察。我从小就爱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我特别喜欢探案和分析。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年人搞婚外恋闹的。”

朱迟鸣忍不住笑了，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对例行调查的证人露出这种表情，但吴明慧这么说时表情尤其可爱，所以他情不自禁就露出了这种表情。

“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我在他们撕碎的照片上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

朱迟鸣一愣：“你有那张照片？”

这又是一个意外收获。

“我刚好要经过他们两人站过的地方，其实我本来没那么大的好奇心，”吴明慧难为情地解释，“可是正当我走过去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风，就把那些碎片吹散了，我看到一张女人的脸，年纪大约三四十岁的样子，我就忍不住捡起来了。”

“太好了！”朱迟鸣急切地问：“照片呢？”

吴明慧眨了眨眼睛，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她试探地问：“它对你很重要吗？”

朱迟鸣听她这么说，就盯着她。

吴明慧犹豫了一下，终于带着一脸的沮丧说道：“照片我会给你，不过，你能先帮我个忙吗？”

朱迟鸣还是不出声，盯着她。

吴明慧的眼泪突然啪哒啪哒就落下来了，朱迟鸣立刻手足无措起来，他有些心慌地左右看看，发现偌大一个案发现场就只有自己和吴明慧两个人。

“你哭什么？有什么你就说。”朱迟鸣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两步，跟吴明慧保持了必要的距离。

吴明慧抹干了眼泪，一副梨花带雨我见犹怜的模样：“对不起，我是忍不住伤心才这样的。你知道那男的死在包房里，为什么刚死两个小时就被人发现了么？”

这个问题把朱迟鸣问住了。他是一大早上班接的案子，只知道死人是派出所发现报到刑警队来的，具体细节还真没搞清楚。

“为什么？”

吴明慧叹了一口气，说：“是因为昨天夜里十二点左右的时候，有人到我们俱乐部来闹事。不仅砸了我们的店，还把我们康总……还把我们康总打成了重伤，现在还躺在医院里生死不明呢！”

一看吴明慧说出“康总”那两个字时的表情，朱迟鸣就明白她和那个“康总”的关系了。他不由得有点失望。好女人总会有人捷足先登，自己永远都是个落后者。不过这样也好，倒真可以心无旁骛地拿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来了。

“怎么着？”朱迟鸣干咳了一声问。

吴明慧请求地：“我知道你们警察是一家，你要是能去跟办我们康总案子的民警打声招呼，让他严惩那个打架闹事的，我就一定配合你。”

朱迟鸣一改和颜悦色的表情，冷眼看着吴明慧说：“你不应该跟我讲条件，配合警察办案是你的义务。”

吴明慧赶忙连声答应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请求你帮我一下。”

她来软的，朱迟鸣就没办法了。

“行，我会过问。照片是现在就跟你去拿吧。”

“不是我不给你，那照片我放在另一个包里了，昨天回去的早，不知道俱乐部发生了谋杀案，也不知道你们会需要，所以落家里了。但是我现在还没法儿跟你去取。我把钥匙锁家里了。我得先去拿钥匙然后才能进门。”

朱迟鸣没想到事情还这么复杂：“你上哪儿去拿钥匙？”

吴明慧含糊地说：“我那个……这样吧，你先忙你的，我反正拿到照片后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

朱迟鸣想了想，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吴明慧：“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吴明慧走了以后，朱迟鸣马上就打电话给案件发生地派出所，询问名仕商务俱乐部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电话是他中国警官大学的同学张扬接的，他是那儿的片儿警。张扬告诉他自己正在审问，让他自己来看。跟张扬一起参加完审讯，朱迟鸣大致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以往每天名仕俱乐部都是凌晨两点打烊，昨晚十二点半左右，大多数客人都兴尽回家了，没有回家的也都意兴阑珊准备回家。往常很少有客人在这个时间才来。可是今天情况有些反常，在一拨客人走了之后，七八个健壮男子一身短装打扮，神情肃杀，他们横冲直撞地冲进名仕商务俱乐部的大门。门童觉得情形不对，刚想上前盘问，便被带头的一个寸头壮汉一把推了个趔趄。

那帮人穿过俱乐部大厅，便直往桑拿按摩中心冲去。此时，只有保龄球部还有几个顾客在玩球，整个地下大厅悄无声息。按摩中心的保安刘军，见突然一下涌进那么多不速之客，顾不得通知其他保安，忙拎着警棍走了过来，戒备地问为首的那个壮汉：“请问你们……”

话音未落，有两人劈掌挥拳直取刘军，亏得刘军是个才转业不久的军人，也有两下子，他迅疾退后躲闪的同时，手中的警棍向前横扫出去，当场敲开对方一个人的脑袋，只见血立刻顺着那人的前额流了下来，刘军大喊：“快来人呀，有人闹事！”

这时那七八个人已经将刘军围了起来。听见刘军急促的喊声，散布在旁的保安忽啦啦一下全出来了，一见七八个人正抄桌搬凳，围攻刘军，保安们怒骂一声，手持警棍便冲上去一通混战。门童跑到吧台找人求救，那年纪不大的男孩从没见过这激烈阵势，一看见吧台经理便大声亢奋地说：“经理，有七八个男的刚才硬闯进去了，看样子不好。”

“去哪儿了？”经理大吃一惊。

“朝桑拿中心去了。”

经理忙对吧台里的几个男服务员说：“你们几个先别忙手里的，快到桑拿中心去看看怎么回事？要是有人敢来闹事，甭废话，一人拿一啤酒瓶子，给我狠打！打伤了责任俱乐部来负！”

吧台里都是年轻小伙子，正是爱冲动好闹事的年纪，一听这话，立刻来了劲，每人操起一个啤酒瓶子就朝桑拿中心跑过去了。

经理看门童还愣在原地，怒吼一声：“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打110啊，康总还在下面呢！”

这时楼下已经打成一片了，客人们惊慌失措地到处躲闪，有的人拿上自己的衣物就往外跑。门童从楼上叫的服务员闻声也赶了过来，只见他们有的拿铁棍，有的举着保龄球，双方好一场恶仗厮杀，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反正是都打红眼了。

毕竟是东道主敢打敢拼，来者渐渐不支，有一人招架不过，飞奔而逃，大家刚以为可以喘口气了。不一会儿，又涌进来六七个壮汉，这一下，力量明显众寡悬殊起来，连有些奶油气的吧台经理都参加了混战，也终于敌不

过了。

这时候康桥正在泡温泉。惬意得快睡着了，突然一阵忙乱的嘈杂声把他惊醒过来，他穿了一条小裤衩从温泉里站起身刚要问发生了什么事，便见一个壮汉径直奔他走过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那人就飞起一脚把他又踢进温泉池。猝不及防之下康桥只觉得胸口一阵钻心剧痛，接着满是消毒药粉气味的温泉水就被他吸入肺中。他本能地挣扎着掉转身子站了起来，可刚站起就被人一个大耳光打倒在地，随即那人用穿着大皮鞋的脚狠狠踩在他身上，问：“康桥，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

康桥虽然经商，却是正经学院派出身，从未受过如此奇耻大辱。但他是聪明人，眼下形势敌强我弱，不忍也得忍，但风度不可失。他忍住怒气，直起腰盯着打他的壮汉的眼睛问：“为什么？”

“就因为你放在你们门口的那块牌子。”

“我们门口的牌子？什么牌子？”

那壮汉向身后的人使了个眼色，那人转身出去了，一会儿，出去的人拿着一个招揽顾客的牌子进来，将那木牌扔在康桥面前。康桥挣扎着问：“这牌子怎么了？”

“这牌子是你指使人放的吗？”

“是我……”话还没有说完，那壮汉便一个耳光抽了上来，康桥只觉得耳朵轰鸣，左半边脸立时就肿了起来。

“你们凭什么打人……”

话音未落，右半边脸又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那壮汉打得上瘾，左一个耳光，右一个嘴巴，对康桥连扇了几十下，另一个壮汉看着眼热，出其不意地用铁棍在康桥的腰上猛击了一下，可怜康桥一介书生，哪经过这阵势，当即一头栽倒在地昏死过去。这时场内所有的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乱作一团。打够了，那为首的壮汉才站起身，挥手说：“走！”

这个壮汉是名仕商务俱乐部的竞争对手——百乐门宾馆老板赵雷。赵雷三十五六的年纪，矮、胖，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就是“俺雷老虎以德服人！”他对康桥下此毒手其实是为了一件小事。

名仕商务俱乐部位于百乐门宾馆后面，中间有过道相连。早些年，百乐门宾馆的住客需要桑拿按摩的全部去名仕商务俱乐部，那里便捷安静，而且态度与服务质量均属上乘，因而生意特别好。但是，自从去年年初以来，百乐门宾馆突然被人承包了，专事按摩。听说那里的老总还为此专招了十位按摩小姐，个个按摩技术娴熟，因此，他们迅速占领了市场，给名仕商务俱乐部不小的冲击。康桥暗中打听过对手，只知是一个姓赵的外地人，也就没太把此人放在眼里，毕竟自己土生土长，关系多人缘广，实在不行就找人把这



赵老板挤走就是了。所以两方表面和睦，其实暗中却较着劲，你拉我挤，各不相让。如今能干这一行当的绝非等闲之辈，因此，两家打了个平手。

直到前两天的中午，酷暑难耐，午休易眠，人们早早地吃了饭睡上个午觉，百乐门宾馆总台大厅此时也格外冷清，除几个登记的旅客外，一片空落。这时名仕商务俱乐部的一名职员出现了，他手持一块特制的广告牌，上书“桑拿按摩何处去，请君进入名仕游”，下面一个红色的大箭头直指过道。他将广告牌摆放在进大厅就能看见的显眼位置后得意地走了。

此时，赵雷正巧驾了一辆凌志回来了。他戴一副墨镜，穿一件时髦的花衬衫，领口敞开着，脖子上戴着条手指粗的金项链。比之康桥斯文不足却蛮横有余的样子。他搂着一位时髦高挑的小姐正准备进门，突然就发现了那个离自家门口很近的广告牌。恰在这时候，有一对客人走了过来，本来这两人是要进百乐门的，但是看到这个广告牌之后，他们竟拐进名仕去了。赵雷不由怒火中烧，这不是挑衅吗？他立刻一把推开小姐，冲上去拎起牌子就拿进宾馆去了。

他把牌子放在办公室里，越想越气，决定收拾收拾康桥，打打他的威风。于是他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朋友，叫他立即派些弟兄来，有紧急事要用。那位朋友也够哥们儿，不一会儿就领着十来个小伙子来了。赵雷一一招呼他们抽烟喝茶，然后给他们交代任务，并特意点明，重点打砸名仕商务俱乐部的桑拿按摩中心。对于康桥，不要死，而要废，好好修理他一番。

那些人便说，康桥他们不认识。赵雷说，我会去，我会指给你们看。于是当晚赵雷请客，在百乐门宾馆中餐厅摆了两桌以壮行色，他们猜拳行令闹闹哄哄，直至子夜时分才散，稍事休息后便直闯名仕，大打出手，出演了痛殴康桥的一幕。

朱迟鸣想起答应吴明慧的事，便问张扬：“赵雷抓着了没有？”

张扬说：“已经派人在他家蹲守了，还没消息，估计跑了。不过没事，他早晚会的回来，人跑了，百乐门宾馆不是跑不了吗？”

朱迟鸣忍不住提醒他：“那宾馆是他承包的，不是他的，他不会卷了款……”

“放心，我们已经找到了百乐门的出租方，他们说赵雷刚交了下一年的承租款，好几十万呢。”张扬胸有成竹地说。

朱迟鸣这才放心了，嘱咐说：“一有这个消息，一定马上通知我。”

吴明慧 27 岁，京城一家名牌大学外语系毕业，人长得眉清目秀身段窈窕，属于那种稍微一打扮就能脱颖而出的女人。她是名仕商务俱乐部老总康桥的秘书，同时也是康桥的秘密情人。这个来自湖南的湘妹子大学毕业后本

来回了家乡，24岁那年生活上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于是就只身漂到本市来了。当时正好名仕俱乐部招女秘书，主考官康桥一眼就从众多应聘者当中看中了她。

康桥比吴明慧整整大一轮，三十八九的年纪，风度儒雅，谈吐机智，也名牌大学毕业，学金融的硕士。曾在一所著名高校财经系当过五年的老师，后下海经商。几年前与几个活跃在金融界的同学合伙买下了这块地皮，贷款五千多万筹建了名仕商务俱乐部。里面融保龄、桑拿、健美、茶座、餐饮于一体，规模宏大，气派非凡。虽然市里的娱乐行业此起彼伏，但名仕的风格自成一家，因此生意兴隆，客源从来也没有少过。

有学历、有钱、有社会地位，来往的都是功成名就的社会精英，这些条件一下就满足了吴明慧所有的虚荣心，她觉得自己的美貌是专门为这种人而生的，因此，在为康桥工作三个月之后，她就心甘情愿地冒着第三者的骂名，住进了康桥为她备好的温馨小窝里。两人同居以前康桥已经把什么都跟她说清楚了。跟着康桥，她什么都不用愁，房子、车，都可以以她的名字买下，但是，她不能要求康桥离婚，不能介入他的家庭，只能当地下情人。两个人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他绝不会亏待她。要是半道她想不通了，要求分手，康桥也绝不为难，说清楚了分道扬镳就是。就是分手以后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她还可以来找他，他答应一定鼎力相助。

虽然开始吴明慧觉得委屈，但康桥越是这样把丑话说在前头，越是让她自己选择，她越是觉得自己爱他，愿意为他奉献自己的一切。因此两人住在一起，她会用自己全部的柔情和关爱对待康桥，康桥也很感动，一有时间就到她这里来消磨。他常说跟她在一起，自己不像个年近四十的男人，倒像个没碰过女人的激情四溢的大男生。因为不是夫妻，没有夫妻间生活上的琐事缠绕，两个人的爱就特别纯粹，因而也特别尽兴。可以说在康桥之前，吴明慧虽然也有过其他男人，但真正让她体会到性的愉悦的只有康桥，他是她的启蒙老师，这一点吴明慧由衷感激康桥，也非常依赖他。

可是仍然有遗憾，那就是康桥从来不在她这儿过夜。无论两人曾经多么激情澎湃，完事后他一定回家。他说他儿子会等他，他不能让儿子失望。有一晚吴明慧特别依恋他，用尽了办法，想让他留在自己身边。他难以抗拒，累得直向吴明慧喊饶命，即使这样，他还是回去了。吴明慧早就知道，自己敌不过他儿子，敌不过那个才刚刚六岁的毛头小孩子。所以她也常常很郁闷。因为事先早就约定好了的，她又无法发牢骚，所以只能把这点郁闷积在心里。两人同居三年了，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最近她觉得康桥不那么热衷上她那儿去了，她有些着急，自己已经27了，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和康桥分手，恐怕以后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



了。但是，不与他分手，难道就当一辈子秘密情人吗？再说，可能当一辈子吗？她越来越对自己没有自信。有时候也后悔当初不该被爱情冲昏头脑，该全方位考虑一下。但现在骑虎难下，说什么也晚了，路只有一条，就是想办法让康桥离婚。

其实昨天晚上她有想把康桥叫到家里去的，可是康桥却没这个意思，他锁上总经理室的门，迫不及待地让她趴在办公桌上就办了那件事。前后不过三分钟。没有前奏，也没有温存，只在事后他满意地在她光洁的屁股上“啪”地打了一巴掌，就宣告结束。吴明慧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他忘情地撞击她的时候她就怨愤地想，自己在他眼里算什么？动物？泄欲工具？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简直是太贱了！连她自己都看轻过自己。

而康桥却毫无觉察，他一边拉上裤子拉链，一边就把反锁的门打开了，然后才有些歉意地说：“本来说好今天上你那儿去的，但是她病了，这几天我都得陪她。”

吴明慧拉好内裤，把撩在腰间的短裙负气地扯了下来。

康桥发觉了她的不满，讨好地过来搂住她的肩，柔声说：“你看，上星期去你那儿三次，害得我老婆天天逼我交公粮，可仓里没货，我哪儿交去啊？”他自觉言语幽默，一边说一边嘿嘿嘿地坏笑。这话搁在三年前他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吴明慧会觉得可笑，可现在她实在笑不出来，只觉得心里很烦！

“随你呀，我又没说什么。”

“可是我看你不太高兴。”

“你让我怎么高兴？跟别人分享一个男人难道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吗？”

“你看你又来了。”康桥依然赔笑地说，“其实在我心里你是最重要的……”

吴明慧叹了一口气，失望地说：“就当是吧。虽然男人爱说谎话，可女人也爱听，毕竟谎话比较可心。”

康桥有些尴尬，上前搂住她要亲，吴明慧却推开了他。

康桥说：“你看你，我说真的，你又不信。”

“行了，不说那些了，我出去看看。”吴明慧说着拉门便走了出去，一出门她就伤心地哭了。她问自己怎么办？以后怎么办？可是没有答案。

吴明慧一夜没睡，下了一遍又一遍决心，终于决定今天一定要告诉康桥，如果他不跟他老婆离婚，自己就跟他分手。可是还没等她给康桥打电话，俱乐部的经理就把电话打到她这儿来了。她这才知道，康桥被人打成了重伤住进了医院。一听到这个消息，打算给康桥下最后通牒的吴明慧心都要碎了，这时她才明白，自己对康桥的感情，远不像自己想象得那样。她甚至

天真地想，如果康桥半身不遂了，他老婆一定会跟他离婚，到时候自己一定义无反顾地嫁给他，然后心甘情愿地伺候他，她就是要让他看看，自己到底有多爱他。怀着这样的心思，她前嫌尽释地来到了医院。

不知名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在头天晚上10点左右，半个小时之后，梁冰冰从外面回来跨入家门。进了门，她隐约听到父母房间里传来争吵的声音。

“以后我工作上的事你不要随便插手！”梁舒南不高兴地对吴清芳说。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不过是以为你忘了，就提醒了徐秘书一声……”

“什么提醒？我自己的工作我怎么会忘？哪些事该办哪些事不该办我比你清楚。你搞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不要尽想着歪门邪道！”

吴清芳的脸一下就红了，她的眼睛不由得也跟着红了，生气地瞪着梁舒南，一字一顿地说：“好，我干的都是歪门邪道！你干的都是些了不起的事，我不管你，以后你的吃穿住行我什么都不管！”

梁冰冰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母亲已经怒气冲冲地从卧室走了出来。看见梁冰冰，吴清芳脸上有些挂不住，敷衍地问了句回来了，就沉着脸到书房去了。

梁舒南从卧室里走出来，有些尴尬地看着女儿。

梁冰冰撇了嘴，把爸爸推回卧室，自己也跟进去关了门：“吵架了？”

“没有。”梁舒南说着，拍拍女儿的肩膀，轻描淡写地说：“工作上的事，争论几句。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的脾气。”

梁冰冰这才松了一口气，笑说：“我还以为你们在吵架。那我去劝劝妈。”

“去吧。”

看着女儿走进了书房，梁舒南叹了一口气，脸色重又变得沉重起来。走向窗口，望着窗外宁静的夜色，心中却有说不出的烦恼，他清楚，这烦恼绝不仅仅是来自妻子对自己工作的干扰，而是另一件事。

梁冰冰进了书房，吴清芳早就擦掉了眼泪，她笑着，假装没事的样子。

“没跟爸爸生气吧？”梁冰冰小鸟依人地坐到妈妈身边，亲密地搂住妈妈的肩膀说。

“没有，工作上的事，争论两句，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那个脾气。”

梁冰冰一听这话就忍不住笑了起来，她说：“妈你知不知道，你和爸爸不愧是夫妻俩，你们俩说的话都如出一辙。”

“是吗？”吴清芳情绪不高地说，然后她转了话题：“今天你怎么没回学校。”



“想你们了，就回来了。我今天到同学家去了。”

“哪个同学？”

“就是我们宿舍的，于娜，她到咱家来过，你应该记得。”

吴清芳勉强说：“是不是那个短头发，个挺高的姑娘。”

“没错。”

梁冰冰说罢，发现妈妈的心情仍然不太好，便说：“妈，你跟爸爸最近怎么老是拧着？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没有啊，我们老拧着吗？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吴清芳有些勉强地否认着。

“反正我觉得好像最近我每次回来，你们都在拌嘴，为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前你跟爸爸多好啊，夫唱妇随的，要不爸爸也不会那么快就当上副市长。”

吴清芳听了这话，不由得长叹一声：“连你也感觉到我和你爸爸不对劲了。”

“到底怎么了？”

吴清芳心烦意乱地说：“你是小孩子，冰冰，不早了，去洗个澡睡觉吧。妈妈也累了，今天不想谈这些事。”说着她站起来逃似的走了出去。

梁冰冰望着妈妈的背影，没了办法。这时候爸爸走了进来，坐到书桌前和蔼地问她：“明天去学校吗？”

梁冰冰点了点头。她突然看着爸爸，认真地说：“爸爸，我问你点事行吗？”

“行啊。”梁舒南看到女儿一本正经的样子，有些惊讶。

“你……你跟妈妈之间到底怎么了？”

“……我跟你妈之间？我们怎么了？”

“我觉得不知道是你还是妈妈，好像有一个人变了，你没觉得你们最近老吵架吗？”

“是吗？我们最近老吵架吗？”梁舒南吃惊地看着女儿。

梁冰冰放低了声音，审视地看着梁舒南：“你不会是……嫌弃妈妈了吧？”

“胡说八道！”

“那就是你有外遇了？”

“你这孩子，越说越没谱了！”梁舒南的脸沉了下来。

“那是妈妈到了更年期？”

“好了好了，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爸爸还有一些公事要办，既然明天还要去学校，你赶快去睡觉吧。”

见爸爸下了逐客令，梁冰冰只好站起身，担心地看了爸爸一眼，走了出去。

女儿一出去，梁舒南便拿起了桌上的话筒，刚要拨号，想了想，又把话筒放下了。放下之后他又拿起电话，却又犹豫着把电话放下了，在书桌前像和自己怄气似的坐了一会儿，终于拿起电话拨通了早已熟稔于胸的那个号码。

“喂，是我。”他低低的声音温和地说。

那边一个女声略犹豫了一下：“你在哪儿打的电话？”

“在家里。”

“你不能这样，把电话挂了吧。”

“别！你听我说，好几天没有联系了，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

电话那边的人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还是没线索。”

“别着急，慢慢来，毕竟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只可惜我不能帮你一起找……”

“别说这些了，我也没有怪你。好了，以后不要在家里给我打电话，这样太对不起她。有消息我会给你打电话，挂了吧，再见。”

梁舒南依依不舍地握住话筒说：“再见。”

电话那头已经响起了“嘟嘟”的声音，梁舒南却握住听筒浑然不觉，像是想起了什么伤心的往事，这个年近五十的男人，眼角竟沁出了闪亮的泪光。

朱迟鸣拿着从死者身上找出来的那张署名李江的名片，打了半天电话也没有通，后来终于有人接了，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喂，请问李江在吗？”

“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问你李江在不在？”朱迟鸣不由得加重了语气。

但是对方好像根本就没有在意他的语气，依然问：“请问你是哪一位？”

朱迟鸣没好气地说：“我是市局刑警队的，你是谁？”

对方犹豫了一下，疑惑地说：“市局刑警队？我是李经理的秘书……我们经理他不在。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事，不然我找他干嘛！他去哪儿了？”

“出差了。”

“什么时候走的？”

“昨天。”

“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明天上午。”

“李江多大岁数了？”

电话那头疑惑地说：“我不太清楚，可能快五十了吧。”

“多高的个儿？”

“大约一米七五左右，中等个，挺胖的。”

“他有什么显著一点的特征没有？”

“这……好像没有吧。怎么了？”

朱迟鸣大致想了想死者的形状，觉得和电话里那女的描述得差不多，便说：“我叫朱迟鸣，市局刑警队的，我现在在市第一医院太平间。我们这里有一具男尸，死者上衣口袋里装有署名‘李江’的名片，你过来认一下是不是他。”

“什么？”电话那端的声音一下就愣住了，停了几秒钟，那女的急促地说：“好的好的，我马上过去！”

半个小时后，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在一个年轻女孩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冲进了市第一医院的大门，一进门她就呼天抢地地到处哭喊着问太平间在哪儿？

看大门的老头被她吓坏了，忙给她指点了去路。不一会儿，朱迟鸣就听见伴着凌乱的脚步声，一个哭声震天的中年胖女人冲了进来。

“人在哪儿啊？我的天啊！你这是跟谁结了仇了？怎么会让人捅死了呀？往后你让我们娘俩可怎么过呀？”

朱迟鸣皱着眉走了过来，问：“是来认领李江的尸体的吗？”

那痛哭流涕的胖女人一听这话可不得了，又一下子看见屋旁一张床上盖着白床单，显然下面躺着一具尸体，她突然一下就哭不出来了，瞪大了两眼看着那个方向。

陪同来的年轻女孩二十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她向朱迟鸣说：“是朱警官吗？我是李江的秘书，这位是他爱人。”

朱迟鸣过去将白床单揭开，露出了死者的脸：“你们过来看一下。”

那已经止住了哭声的胖女人离得老远，一看警察揭开了床单，还没过去便又“嗷！”地一声痛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李江啊李江，昨天你还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呜呜……呜呜……”

朱迟鸣见胖女人哭得如此伤心，心里已经确定死者就是李江本人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站在一旁的年轻女孩突然叫了一声，说：“姑，你抬头看看哪，这哪儿是姑父？”

“啊？”那正号啕大哭的胖女人一下止住了哭声，把脸上的眼泪一抹，当即惊喜地跳起来嚷：“我的天啊！这不是李江！这不是他呀！他没死！我说

呢，今天早上我还跟他通过电话，他怎么说死就死了？就是死了尸体也不会那么快就运回来了？难道是专机给送回来的？可是他也不够这个级别呀！”

朱迟鸣一听这话，简直啼笑皆非起来：“哎我就奇怪，你看都没看死者是谁你就瞎哭一气，这人到底是不是你丈夫啊？”

胖女人立刻睁大眼睛仔细地看了看死者的脸，摇头说：“这不是李江。”

“那你刚才哭得跟……”

旁边跟来的年轻女孩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对不起啊，真是对不起，我们也是急糊涂了，这个人真的不是我们经理。”

“不是？”朱迟鸣见她说得肯定，问：“仔细看看，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胖女人摇头说：“我不认识。”然后她看年轻女孩。

年轻女孩说：“看着脸熟，可能和我们经理有联系，可是我不认识，这得等我们经理回来才能知道他是谁。”

“那你们跟我出来吧。”朱迟鸣说着，把两个女人带出了太平间，他又问胖女人：“他明天才回来是吗？”

“是。”

“你把他的手机号给我。”

胖女人忙向朱迟鸣说了一个号码。朱迟鸣立刻拨通了这个号码：“喂，是李江吗？”

电话里传来一个嗓音有些沙哑的男人的声音：“是我，你是哪一位？”

“我是市局刑警队朱迟鸣，现在有个案子关系到你，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刑警队？什么案子？”对方疑惑地问。

“是这样，有个男的，五十岁左右，不戴眼镜，中等个，偏胖，他昨天晚上死了，他的口袋里装有自己的名片，你最近把名片都给过谁？”

电话那头的人倒吸一口凉气，他有些惊慌，忙说：“你等等，让我想一想，我最近都把名片给过谁，你再给我说说他长什么样？”

“男性，五十岁左右，不戴眼镜，中等个，偏胖。”

“难道是王强生？”对方的口气中非常犹豫。

“王强生？”

“我不敢肯定，这事我没有见着人不敢乱说！”

“要不然这样，你告诉我这个王强生家里的电话和地址，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啊，好好好，我这就告诉你，他们家住在槐树街38号，他家的电话是……”

“好吧，无论我查的结果如何，请你明天回来以后马上到刑警队来

